



阿拉伯人在药剂学方面取得突出成就，西方使用的半数以上的药物和治疗辅助药物都来自伊斯兰世界，著名阿拉伯学者伊本·西那撰写的医学名著《医典》被喻为医学百科全书。

论框架内运作，增强了传统的一致性。穆罕默德·阿卜杜等思想家提出的改革方案，将伊斯兰原则与现代观念加以融合，展现了阿拉伯—伊斯兰思想体系的持续生命力。20 世纪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，则构成这一思想传统的复杂延续。

阿拉伯科学家们还创造了诸多纪录，比如化学之父炼金术士吉伯（贾比尔）完善了很多实验技术，创造了新词“碱”，并使用了“氯化铵”一词，让人们首次看到有机化学的应用；花刺子米的《代数学》是第一次解决了二元一次方程的著作，使代数学成为与算术、几何学并立的新学科；伊本·海赛姆的七卷本《光学之书》被认为是能与牛顿的《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》比肩的伟大作品之一……此外，阿拉伯帝国控制着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，扮演着全球各物种传播者的角色，还把印度的数字和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传到欧洲，促进世界物质文明的发展。

如此种种，不一而足，著名科学史家乔治·萨顿忍不住在其《科学史导论》一书中热忱地赞叹：“有一些荣耀的名字足以让人们想起，在西方是没有同时代的人物能够与这些名字相匹敌的……如果有人告诉你说中世纪的科学没有什么进步，那么就把这些名字读给他听，他们所有人都是在一段不太长的时期内取得辉煌成就的——公元 750 至 1100 年。”

重塑中的阿拉伯文明

历史总是以巨大的落差考验着每一个文明。辉煌了

五百年的阿拉伯文明在 13 世纪后逐渐退出了世界舞台的中心。1258 年，蒙古军队摧毁巴格达，阿拉伯帝国灭亡，分裂为蒙古统治的、以伊拉克为中心的阿拉伯东方以及马穆鲁克王朝统治、以埃及和叙利亚为中心的阿拉伯西方，阿拉伯文明走向衰落。

此后，突厥人的部落分支奥斯曼土耳其人崛起，到 16 世纪重新完成了对中东地区的征服。奥斯曼人在这个多民族帝国实施了大约 6 个世纪的统治，但并未有效弥合中东不同区域之间的鸿沟，大部分地区仍保持自治。

从 1798 年拿破仑征服埃及到一战后奥斯曼帝国被西方瓜分，阿拉伯世界的绝大部分陷入西方的殖民统治或委任统治。接着，阿拉伯世界进入民族国家体系时期。

今天，阿拉伯世界正处于一个冲突与转型交织的历史断层之上。战争的阴影尚未散去，国家治理的新变与旧疾并存，地区秩序在博弈中孕育，也在震荡中重塑。但我们仍无法否认阿拉伯文明留下的巨大影响，正如知名中东史学家伯纳德·路易斯在《中东：自基督教兴起至二十世纪末》一书中评价道：“中东地区的伊斯兰文明在高峰时代，是傲视群伦的气派——在许多方面，他们都是人类文明发展到当时的最点……他们缔造出一个宗教文明，它超出了单一种族，或是单一地区，或是单一文化的界限。中古盛期的伊斯兰教世界是国际化的、种族多元的、民族多样的，甚至可以洲际连络的。”

从保存人类文明火种的黄金时代，到今日在动荡中谋求转型与重生，阿拉伯文明的故事远未结束。正如古老的阿拉伯谚语所说：“学问纵远在中国，亦当往求之。”——这种对知识的执着追求，必将带给当下的阿拉伯世界无穷的力量，照亮人类前行的道路。